

第二十八段 蘭猗論琴入妙 梅雪香取才從寬

芷馨謂猗猗曰：「我今早聽見老爺說，還是將小姐許秦相公，太太的意思也允了哩。」猗猗聽說，低頭無語，然卻喜動顏色。芷馨又曰：「假若小姐出的題，那姓花的一時都做來了，奈何？」猗猗曰：「我料這西冷必無倚馬可待之才，故設此不辭而辭之計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未必料事如神，不過是僥倖成功。」猗猗笑曰：「功已成了管他僥倖不僥倖。」

少時，芷馨出，雪香隔牆呼曰：「芷馨姊，芷馨姊！」芷馨聞呼走到牆邊，謂雪香曰：「秦相公，昨日真便宜你了！」雪香曰：「怎麼便宜我？」芷馨曰：「假若這姓花的做得詩起，這段姻緣已非相公所有，他卻做不出來偏讓你做，遂使百計難成之功，一旦唾手可得豈不是便宜你？」雪香曰：「何所見是唾手可得？」芷馨曰：「眼前太太亦以允了，祇候月鑾和尚回來便央他對你說哩。」雪香喜不自勝，曰：「前日蒙小姐辱臨未曾面謝，今夜欲到自芳館拜見小姐，不知肯容一見否？」芷馨曰：「俟我告知小姐，看他意思如何。倘肯相見我開門來接你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感謝你不盡。」芷馨對猗猗說知，猗猗曰：「我怎好見他？」芷馨曰：「前日既見了他，今見他怎又見不得？小姐不必推阻哩！」猗猗無語。

至二更時，芷馨開了便門來見雪香，雪香甚喜。芷馨曰：「你這段姻緣指日自當成就，祇是我來往周旋顧用心機，何以報我哩？」雪香笑曰：「你前日說，怕我丟你在腦背後，我決不致如此，日後欲報大德必置之胸懷間。」

芷馨含羞不語，遂引雪香到自芳館，來與猗猗相見。雪香曰：「前蒙小姐辱臨敝齋，令人銘感不忘。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在我家作寓，怎麼稱起敝齋來了？」雪香曰：「自我來時，已蒙割自芳館北之地與我，現今我得其地已非小姐所有，安得不以敝齋稱之？」芷馨曰：「聽相公口氣幾欲久假不歸了？小姐，我每與問罪之師，要他學張松獻圖來。」雪香曰：「你若興師而來，祇恐全軍盡為我得。」猗猗笑曰：「久已平分疆界，依然各守方域罷。」芷馨曰：「我還要三分鼎足。」雪香曰：「你是自芳館附庸安能分廷抗禮？」

猗猗曰：「秦君，我聞芷馨說那詩妓桂蕊，眼孔甚高，過客中少所許可果是真否？」雪香曰：「前日芷馨姊細問始末，我俱是實情相告，並無一言虛譽。」猗猗曰：「玩他詩句真是才女。」雪香曰：「不徒詩詞見長，琴棋書畫無一不精。」猗猗曰：「彼詩有云‘生平不慣箏琶事’，似非通音律者然。」雪香曰：「言不慣非不通也。蓋拍紅牙而歌白？，是彼所不屑為，故言不慣耳。至若五弦亦時撫弄。」猗猗曰：「君聽彼撫琴否？」雪香曰：「聽過一次。」猗猗曰：「妙否？」雪香曰：「真能得弦外響，非復指上音。」芷馨曰：「比我小姐那夜所彈何如？」雪香曰：「也難分高下哩。」猗猗曰：「我於音律概乎未知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不必瞞我。那夜彈琴我在這窗外親耳聽見的。」

猗猗因悟及那夜牆邊樹梢微動，知是雪香過牆竊聽，因答曰：「下裏之音最足污耳，不意被君竊聽令人愧煞。」雪香曰：「真是妙音，足移我情。小姐何不再彈一曲聽聽。」猗猗曰：「此處離老母臥室不遠。夜深人靜，恐老母聽見不便。」雪香曰：「吾友竹嶺谷精於音律，我嘗學琴於彼，但不過依譜而彈未能得其妙處，敢問如何而後臻於妙境？」猗猗曰：「欲臻妙境，必須精熟之後出以自然，心可得而會，口不可得而言，此成連所以移情海上也。」雪香稱善。

猗猗曰：「昨日君所作擬體，尚有稿否？意欲領教以廣見識。」雪香曰：「未存稿，俟明日呈正罷。祇是小姐出的題，以寸香為度，也太狠哩。」猗猗曰：「題也不狠，無奈那花生無此捷才。」雪香曰：「論才祇論妙不妙，不論捷不捷。古人‘吟成五個字，捻斷數莖須’，豈必不是才子。李太白斗酒百篇，劉夢得不題糕字皆可永傳不朽。才之捷與不捷，似不足以論人。」猗猗曰：「君言固是，然於吟壇爭勝時，倒底才捷者省得好些氣力。」雪香曰：「這也不錯。」

芷馨曰：「秦相公那裏有棋盤、棋子，我去拿來你兩人下一局。」猗猗曰：「不必去拿。」雪香曰：「芷馨姊拿來也好。」芷馨遂去。雪香曰：「聞令尊二大人欲招上生為婿，可是真否？」猗猗不語。雪香曰：「昔劉、阮到天臺，千古稱為奇遇，然春風一度為時無多。似我得遇小姐便可借老百年，真劉、阮所不能及。」猗猗復含羞不語。雪香復欲言，時見芷馨至而罷。